

首席幕僚

2

中国首部 新权谋 长篇小说

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强盛的大魏将南楚送上
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年三国演义，刘
备得美人归，拜江哲为首席军师首席幕僚。
刘备王李显各自逞强邀功，难免宫墙纷争。
纵横捭阖，兵法权谋，招招出其不意，计计
匪夷所思。强盛的大魏将南楚送上战车，吞并天蜀。
当年三国演义，刘备谋天下，大魏“伏
龙”江哲为首席军师首席幕僚，江哲亦抱忠心为
国建功，难免宫墙纷争。他先令霸王立志，再
设局，拒招出其不意，计计狠辣阴险。剑锋所
至南楚献上战车，吞并天蜀；南楚灭亡晋秦，晋
秦灭亡，刘备谋天下，大魏“伏龙”江哲，得一人
首席幕僚。江哲亦抱忠心为霸王设论局势，
宫墙纷争。他先令霸王立志，再诱太子犯错，
计计狠辣阴险。剑锋所指，血溅辕门，
吞并天蜀；南楚灭亡晋秦，危在旦夕。乱世

在天空的一颗政治明星是两晋谋士江哲。
此人无以得江山”，于是使尽浑身解数，
有父留下有兄弟。霸王功高盖主，难免引
汉南楚夹击，天蜀余部图谋复国，江哲运
角水共之”，相结相成，天下安之。这是一
朝星陨是两晋谋士江哲，谋成败易谋天下
，于是使尽浑身解数，用尽千般计谋，终
霸王功高盖主，难免引起猜疑；太子李安
余部图谋复国，江哲运筹帷幄，合纵连横
相结相成，天下安之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
士江哲。谋成败易谋天下难，千军易得一
解数，用尽千般计谋，终于抱得美人归，
难免引起猜疑；太子李安和开王李显各自
江哲运筹帷幄，合纵连横，纵横捭阖，兵
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强盛的大魏
易谋天下难，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年三

随波逐流◎著

合纵连横，才能不输张仪苏秦
运筹帷幄，用兵胜过韩信孔明
伏龙凤雏，得一人即可安天下
南楚江哲，舍此人无以得江山
乱世出英雄，乱哄哄
你方唱罢我登场
千年有英才，响当当
得人即可得天下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随波逐流
◎ 著

首席幕僚²

中国首部
新权谋
长篇小说

合纵连横，才能不输张仪苏秦
运筹帷幄，用兵胜过韩信孔明
伏龙凤雏，得一人即可安天下
南楚江哲，舍此人无以得江山
乱世出英雄，乱哄哄
你方唱罢我登场
千年有英才，响当当
得人即可得天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席幕僚. 2 / 随波逐流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568-0242-5

I. ①首…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2155 号

首席幕僚. 2

随波逐流 著

责任编辑 刘 刚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30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0242-5

定 价 39.80元

赣版权字—04—2014—80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一章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 1

太子李安架不住欲望和诱惑，私下里倒卖军械和军用物资，又担心被人告发便杀人灭口，手下人对他越来越离心离德；最不可饶恕的是，在夏金淳的怂恿下，他竟然和父王雍帝的淳妃私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随着罪孽越来越深重，不知不觉间，太子身边已是危机四伏。而雍王李贇在江哲的授意下，正虎视眈眈坐收渔利。

第二章

东窗事发太子咎由自取，老谋深算雍帝试探两子 / 36

斋戒期间，太子耐不住寂寞与淳妃私通，终于东窗事发。雍帝大怒之余，十分冷静，不动声色，仔细观察。他冷落太子，命雍王李贇代太子主持长安祭典，表示出他对李贇十分器重，实际上老谋深算，正静观事情的来龙去脉，察看真相。江哲对雍帝的心理洞若观火，要求李贇按兵不动，低调为人，表现出并不觊觎太子之位的样子。

第三章

凌厉平乱居功不自傲，为国分忧自请赴边关 / 77

李贇取代太子主持长安祭典，在周围的人看来，李贇已是处在了大雍的权力中心。不料北汉的杀手混迹人群中，图谋趁祭典大礼刺杀大雍官员，造成恐怖气氛，挑起民怨，弄得人心惶惶。李贇迅速出击，抓捕杀手，安定局面。接下来，他居功不自傲，向雍帝请求赴边关巡视。

第四章

再作孽狗改不了吃屎，谋逼宫狗打急了跳墙 / 115

太子好色本性不改，奸淫东窗侍读的妻子霍氏，导致霍氏悬梁自尽，宫内宫外一时流言四起。李安知道自己作孽太多，瞒不住父皇，太子之位岌岌可危，朝夕之间将被废黜，手下有谋士趁机献计，撺掇他索性谋反逼宫夺取皇位。江哲明察秋毫，叮嘱雍王主动守护父皇，为防太子狗急跳墙，孤注一掷。

第五章

帝后被困情势万分危急，千钧一发密诏将军救驾 / 147

皇帝带领人马去秋狩，江哲突然发现在皇帝身边传旨的人是韦膺。韦膺早已投靠凤仪门，由此判断，雍帝及皇后、贵妃们现在已经被凤仪门控制。凤仪门听命于太子，皇帝危在旦夕，形势万分危急。江哲授意长乐公主带出雍帝密诏，而后计擒太子亲信夏侯沅峰，命他将皇帝密诏送给秦大将军前来救驾。

第六章

救驾及时深得皇帝信任，凤仪门徒齐齐举剑自刎 / 185

雍王李贇得知父皇身处危险之中，奋不顾身杀出重围前去救驾，而凤仪门则紧紧纠缠，紧追其后，伺机下手，所幸秦大将军得到夏侯沅峰传来的密旨，率领大军迅速救援。李贇带领大军救驾及时，深得皇帝信任。在大军围困下，凤仪门寡不敌众，高徒闻紫烟战败自刎，众徒跟随其后集体自杀，战场上顿时血流漂杵，尸横狼藉。

第七章

太子谋反一不做二不休，以逸待劳设巧计灭强敌 / 224

出师不利还露了马脚，太子气急败坏，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凤仪门主梵慧瑶见此情景也只得亲自出马，作最后一搏。梵慧瑶虽然武功高强，横行江湖，但前番交战已身负剑伤，如今不得已带伤出马，实属孤注一掷。这情景早被江哲料到，他知道梵慧瑶气数已尽，并不急于应战，而是以逸待劳，与她相约七日之内互不相犯。七日后，梵慧瑶剑伤大发，于搏杀中一命呜呼。

第八章

赏罚分明皇帝新立储君，急流勇退江哲远走江湖 / 259

太子串通风仪门犯上作乱，李贲奋不顾身为父分忧，令雍皇终于辨清忠臣逆子。他颁旨罢免太子，立李贲为储君。庆典之日举国欢腾，李贲兴高采烈，从心底里感谢他的首席幕僚江哲一步步为他设计，使他得以荣华富贵。然而此时的江哲却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已带上他的长乐公主远走江湖，神秘失踪。

第九章

走贤才雍王跌足长叹，隐东海江哲无法安身 / 295

李贲得知江哲远走江湖的消息后跌足长叹，感慨从此国事无人可问。而江哲则驾着木船劈波斩浪去了东海。东海被东海侯姜永所占，江哲曾救过东海侯的公子，姜永对他心存感谢。这次江哲选择隐居东海，姜永自然万分欢喜，免不了盛情款待。然而令江哲想不到的是，四海之大，无处没有风浪，在东海侯世子的婚礼上，四海宾客明争暗斗，狼烟四起，令江哲无法安身。

第十章

弟子反目联手北汉杀恩师，巧用地势十面埋伏用火攻 / 339

禁不住齐王李显一次又一次真心相邀，江哲心里明白，天下乱局，烽火狼烟，不帮助大雍平定天下，自己终难享受宁静的生活。无奈之下只得再度出山。不料他的弟子陆灿向北汉出卖了他，在回归的路上设伏追杀江哲。江哲顺水推舟，请君入瓮，将敌人引进埋伏，点燃茅草进行火攻，将一千敌军活活烧死。

第一章 天作孽犹可违， 自作孽不可活

太子李安架不住欲望和诱惑，私下里倒卖军械和军用物资，又担心被人告发便杀人灭口，手下人对他越来越离心离德；最不可饶恕的是，在夏金淳的怂恿下，他竟然和父王雍帝的淳妃私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随着罪孽越来越深重，不知不觉间，太子身边已是危机四伏。而雍王李贲在江哲的授意下，正虎视眈眈坐收渔利。

雍王府寒园之中，江哲披着锦袍坐在凉亭当中。园中春花已谢，树木郁郁葱葱，精致秀雅。

小顺子见四下的侍卫也已经被打发走，便走近江哲身旁，淡淡道：“公子还是为了雍王殿下所说之事烦心吗？”

江哲轻轻一叹，道：“小顺子，你说，长乐公主真的对我有意吗，为什么我从没有感觉？”

小顺子轻笑道：“公主殿下性情端庄贞静，从来没有表白心意，也难怪公子不知。南楚虏人之事我想公主已经知道了一些端倪，却没有说给别人知道，再说若非公主的半支玄参，公子也早就性命不保。不过公主大概也和您有同样的心思，所以才从来不肯表白心意。公子对公主不是也颇有相同吗？这些小顺子可都点点滴滴看在眼里。”

江哲看了小顺子一眼，道：“你是责怪我为声名所累，不肯接受公主的情意吗？”

小顺子默默不语。

江哲叹息道：“我江哲岂是爱惜声名之人？只是有些事绝对不可以做，我和公主身份有别，公主没有说过一句要嫁给我的话，这说明公主就算对我有意，她也绝对不愿违背礼法。既然如此，我怎能顺着雍王的意思求婚？这样一来便坏了公主声名，我不想公主青史之上留下污名。”

小顺子低声道：“公子说的是，是奴才误会了。”

江哲淡淡道：“这些还是从私情来说。若是从公事上来说，我一个南楚降臣，凭什么求娶公主？雍帝虽然是任凭公主选择，恐怕他心中只想公主嫁给大雍的俊杰吧？我若此时做出这种事情，只怕要连累雍王。”

小顺子没有做声，半晌才道：“奴才只是希望公子不会终身孤独。”

江哲微微一笑道：“等保着雍王登基，报了杀妻之仇，我就娶一个贤淑女子为妻，好不好？”

小顺子笑道：“那当然是好的，奴才等着您娶主母，然后添个小主人呢！”

江哲松了一口气，倒在椅子上道：“雍王这几日应该也想通了，所以不会来逼我。外面的情况如何？”

小顺子神色古怪地道：“公子是想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江哲苦笑道：“先听坏消息吧。”

小顺子道：“坏消息就是京城出了一件大事，如今人人都去看热闹，却没有人留意太子的举动了。”

江哲眉头微蹙道：“是什么大事，让朝野都转移了注意力呢？”

小顺子道：“这件事情原本是件江湖事，公子知道关中联吧？”

“记得，联主沙青元，其女沙芷菁乃是凤仪门弟子，是长安最大的帮派。”

小顺子道：“说起来，公子和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前些日子沙芷菁到咸阳探望外祖母，却被人杀了，据说死得很凄惨。关中联和凤仪门都在全力缉凶，凶手却连连制造惨案，咸阳一带这十几天内又死了不少闺中女子，而凶手已经露了形迹。”

江哲道：“既然如此，凭着凤仪门和关中联的势力，应该很快就将这

个人抓住处死了吧？”

小顺子摇头道：“原本凤仪门因为主力未到，让这个人在咸阳一带肆虐无忌，如今凤仪门人手到了，这人却已经逃之夭夭。”

江哲皱眉道：“这件事又怎会引起朝中群臣的注意呢？”

小顺子苦笑道：“死去的女子都有被采补的迹象，所以江湖中人怀疑是魔宗的人重入中原。当年魔门宗主京无极败走大漠时，魔门弟子也随之而去，就是没有离去的也都隐姓埋名。魔门其中一支‘怜香堂’就是最擅长采补的，若是魔宗重现，京无极可能会重入中原，如今他已经是北汉国师，他的复出可能象征着北汉即将大举进攻，若真如此，朝中文武怎能不关心此事？”

江哲摇着折扇，问道：“你的看法如何？”

小顺子道：“我不认为魔门弟子留在中原有什么奇怪，若是没有才觉得奇怪呢。魔门的人行踪隐秘，这些年虽然不时传出有他们的行踪，可都是捕风捉影，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凤仪门借题发挥，引开众人注意力。”

江哲冷冷一笑道：“魔门的势力已经依附了北汉，京无极要想和梵惠瑶比个胜负，凭着武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恐怕这天下一统才是他们胜负的关键。太子一出事情，魔门就出现了，还真是会赶时间。既然如此，我就凑凑热闹，小顺子，你知道现在户部尚书梁谨潜在做什么？”

小顺子道：“他现在戴罪立功，仍然在职，但是雍王殿下下的情报上说，太子正在安排接收他的势力，梁谨潜已经被软禁了。”

江哲微微一笑道：“霍纪城的事情，寒无计办妥了吗？”

小顺子笑道：“这正是我要告诉公子的好消息。霍纪城已经消失了，我们留下一具假尸体，如今凤仪门和太子还在到处追杀他，可惜却不见他踪影，秘营已经送来了霍纪城的信物。”

江哲站起身道：“那么你去做一件事情，去杀了梁谨潜，用鸩杀。这样一来，大家会怎么想？”

小顺子神色古怪地道：“自然是太子杀人灭口了，公子此计真是歹毒。”

江哲笑道：“霍纪城虽然身死，可是他却会活在他人心中。这也是我

报答他让我得了百万金银的恩惠吧，你可不能辱了他的声名啊！”

小顺子忍着笑道：“公子放心，我定要让霍纪城成为太子的梦魇。”

远处传来脚步声。只听声音便知是雍王来了，江哲挥手让小顺子退下。

雍王面上却带着一种难言的哀伤，江哲心中一动，问道：“殿下为何这样难过？”

李贽苦涩道：“今日皇妹执意离宫，到无尘庵清修，父皇和长孙贵妃劝阻不住只得应允，只是不许她剃度出家。”

江哲心中一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片刻之后，他淡淡道：“殿下，姻缘不可强求，公主一心求佛，或许那才是她可以平安喜乐之处吧！”

李贽微微叹息了一下，道：“只要皇妹不剃度，将来总有转圜余地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秦青和靖江公主的婚事，太让我失望了。”

江哲笑道：“殿下不用忧虑，唯今之际，还请殿下多多优礼秦家，否则他们投了太子一方，才是不妙。”

李贽眼睛一亮，没有说话。这时，江哲看见荆迟偷偷摸摸的身影，想必是昨夜溜出去的吧，寒园把他拘束坏了。江哲道：“荆将军，还不过来拜见殿下？”

荆迟停住了脚步，走了过来，规规矩矩地拜见殿下。

雍王笑道：“听说你学会作诗，本王很感兴趣，这样吧，本王出个题目——对了，你刚才要去做什么？”

荆迟尴尬地道：“末将昨夜未眠，现在回来想去睡觉。”

李贽瞪了他一眼，道：“这样吧，你就以睡觉为题。”

荆迟想了半天，说了一句：“佛爷睡得好。”

李贽“扑哧”一声笑了，道：“这倒是有趣，看来你是去看过大化寺的那尊卧佛了。”

荆迟连忙说道：“是的，昨天末将和长孙将军去了大化寺，因为时间太晚，就没有回来。”

江哲笑道：“好了，不用解释了，接着作诗吧，你若是做出诗来，我就饶了你，否则抄一天的兵书。”

荆迟连忙道：“有了：一睡百事了。我欲效他睡……”念到这里，怎么也想不出最后一句。

李贽微微一笑道：“想不出来就算了，你这个将军，平定天下还可以，作诗恐怕不成的。”

这时荆迟灵机一动，想起江哲每次给自己讲书，其中经常提到靖胡尘、扫狼烟的语句，便说道：“狼烟无人扫。”

江哲和李贽都愣住了，没想到荆迟居然真的作了一首诗出来。

李贽念道：“‘佛爷睡得好，一睡百事了。我欲效他睡，狼烟无人扫。’好好，这最后一句点石成金，又显英雄本色，本王输得心服口服。”说罢，解下玉佩递给江哲道：“随云能够让荆迟半个多月学会写诗，李贽可是服气了。”

江哲接过玉佩，微微苦笑，道：“荆迟，这块玉佩是殿下输给我的，我就借花献佛送给你了！”

荆迟欢喜地接过玉佩，道：“谢谢先生赏赐。”

永宁坊，户部尚书梁谨潜望着孤灯，心中满是凄惶。他是宦海沉浮多年的老狐狸，如何看不穿阴晴冷暖，自从户部走私案揭发，他就明白了前因后果。什么崔央奉命稽查，根本是奉了太子之命走私，而自己事先被排除在外，事后虽然没有免职，只要看太子只是忙着接收自己的势力，就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了。他真的很不甘心，很想拿着私自记载的账册去告发太子，但是一想到人家君臣父子之间情谊深厚，又觉得心灰意冷。

更可怕的是，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为什么太子会想放弃自己，无意中想到多日不见的妻弟，心中一动，查看自己私自记载的账簿，做下的暗记已经全无踪影。当此之时，他真是如同寒冬腊月一桶冷水泼在身上，想到自己身死之后，妻室儿女都难以幸免，他真想立刻逃走。

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还没有想出办法，凤仪门的刺客已经出现在身边，这是一个素衣女子，相貌秀丽，但周身上下带着森然的杀气。望着这个女子抱着自己心爱的幼子，他屈服了，按照她的命令将手上的所有权力交付。如今他已经是

无用之人，被太子殿下软禁在家中，想必过些日子，事情平息之后，自己不是顶上走私军械的罪名明正典刑，全家抄斩，就是削职为民，然后死在路上吧？他真的可以死，这一生他荣华富贵、金钱美色都已经享用过，可一死事小，家人又该怎么办呢？不过半个多月，他已经白发如霜。

他正在苦思冥想，突然书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黑衣人走了进来。梁谨潜一眼看到，却没有丝毫惊讶，冷冷道：“你是来取我性命的吗？老夫已经等候多时了，那位姑娘一直在后宅，让她杀我不是更方便吗？”

黑衣人关上门，说道：“你若一死，还要连累家人，你不想反抗吗？”

梁谨潜心中一动，这个声音阴柔动听，不像是普通人。他抬起头，那人黑巾蒙面，只露出一双冰寒刺骨的眼睛。

他缓缓道：“老夫何尝不知？可是如今深陷罗网，无力挣扎。”

那人轻轻地摘下面纱，露出一张清秀如冰雪的面容，他微笑道：“死有轻于鸿毛，也有重于泰山。你若死在王法之下，不仅连累家人，而且只会让奸人得利；你若肯自尽而死，我可以保证你的家人安度余生，他年你的子孙中有争气的，也可得到功名。”

梁谨潜眼中一亮，若是自己自尽而死，或许那些人就不会为难自己的家人。可是，这又如何可以得到保证呢？他真的不敢相信太子殿下的信誉。他良久才道：“你是太子殿下的人？我若自尽，真的可以让太子放过我的家人？”语气充满了怀疑。

那人轻轻一笑，道：“太子的承诺不可保证，可是雍王殿下的承诺你信不信？”

梁谨潜大惊道：“你是雍王殿下的人？”

那人淡淡道：“雍王殿下知道你为太子做了不少事情，可是如今太子已经准备舍弃你了，你的家人子女更是会成为陪葬。你若肯自尽，雍王殿下会安排你的家人去幽州定居，殿下一言九鼎，决不会欺瞒你的。”

梁谨潜心思百转，终于道：“雍王殿下的诚意，我信得过，如果老夫早些跟随殿下，也不会有今日的结果。”说罢，取出一本墨迹犹新的册子道：“老夫曾经记录了太子殿下从户部挪用银钱的账本，可已经被拿走了，这是我这几天凭着记忆写下来的，希望对雍王殿下有用。”

那人接过册子，正色道：“殿下会感谢你的用心。这是鹤顶红，你绝对不会有痛苦的。我知道你希望和家人诀别，可是我不能冒险，所以委屈你了，你若有什么遗言，可以写下来。”

梁谨潜微微一笑，拿起笔写了一封短信，也不封好，就这样递给了那人，然后笑道：“我朝大臣犯了死罪，皇上也常常赐以鹤顶红。雍王殿下果然心计过人，请转告殿下，臣相信他的承诺。”说罢一饮而尽，顷刻之间，七窍流血而死。

那人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端端正正的两行字：

勿贪钱财而败名，
勿爱权势而殒身。

梁谨潜绝笔

武威二十四年甲戌六月初二

春光融融，和风徐徐，寒园之内，已经是绿树成荫了。

自从去年的户部风波，尚书梁谨潜被突然鸩杀之后，局势莫名其妙地平稳了下来。雍帝李援连下诏旨，将户部大小官员尽皆去职的去职，降级的降级，罚俸的罚俸。户部清洗之后，新任的户部尚书是三原韩德。他是在户部多年的官吏，只是没有科举，又没有背景，多年来一直不得志。这次户部清查，只有他那里账目最清楚，所以李援将他越级提升。韩德此人，不偏不倚，心中只有一个皇上，太子也不敢轻慢他，虽然又将不少人手安插了进去，可是户部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如臂使指了。

去年五月，咸阳出现魔宗弟子的消息闹得天下皆惊，最后那个淫贼被凤仪门抓住，那人自称是不服当年宗主被逐，故而到中原兴风作浪。凤仪门将此人杀死之后，亲自派人送骨灰到北汉，魔门宗主京无极十分冷淡，既未发难，也未致歉，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之后，太子每日只是按部就班地理政，雍王除了不放手军事，平日只是在王府中潜心读书，既不交结朝臣，也不招揽贤士。唯一的动作就是经常将一些落第书生、贫寒士子送到幽州任官。李援允许幽州自行选官，所

以并不干涉；这些人都并非什么旷世奇才，太子方面也不愿因此翻脸。两方面都是韬光养晦，大雍局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平静，可是有心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压抑，太子和雍王已是不死无休的局面了。

姑且不论外面的风风雨雨，寒园之内，正有一番奇景呈现。

在凉亭当中，雍王悠闲地看着棋盘，小顺子坐在对面，神色平静地放下了棋子，示意雍王该轮到他了；而在凉亭之外，一个白衣书生正在草坪之上，四肢着地，扮成坐骑，在他身上，一个穿着红衣的小女孩正用娇嫩的声音喊着：“驾！驾！爹爹快跑。”

这一年来的安心静养，江哲已经全然恢复，容光焕发，已经不是那种随时就会断气的苍白模样了。不过，当了一炷香时间的“马”，我也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只得告饶道：“蓝蓝，爹爹已经不行了，你也不想累坏爹爹吧！”

柔蓝乌溜溜的眼珠转了一会儿，终于点点头，从他身上滑了下来，奶声奶气地说道：“爹爹，我要去看公主娘娘。”

江哲笑道：“今天不行，过几天如果王妃去看公主，我请她带你去好不好？”

柔蓝噘着小嘴道：“公主娘娘说蓝蓝可以经常去看她呢！”

江哲微微苦笑，自从公主在无尘庵清修之后，她和韦膺的婚事也就拖了下来，皇上没有取消赐婚，也不再逼迫公主完婚，只苦了韦膺，既不敢娶妻又不敢要求大婚。江哲和公主的流言也传了几日，可毕竟他和公主从不见面，在雍王的打压下，流言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雍帝可能也听到一些风声，可是二人既没有私情，也没有见面，他总不能因为长乐可能对江哲有情而处罚他吧？只不过，江哲经常会想起长乐公主，一幕一幕地回想仅有的两次见面。后来雍王妃常常去看公主，柔蓝也常常被王妃带去，这一点倒没有引起什么是非。世子李骏在幽州，每个月必定派使者进京向雍王述职，使者每次必定带来一些小女孩的玩具和一封书信，所以柔蓝在大雍宫廷的出现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长乐公主喜欢柔蓝，大家只当她膝下空虚，所以喜欢小女孩儿，虽然也有人想到“爱屋及乌”的可能，但是谁也不敢把这件捕风捉影的事情搬

上台面。为了见柔蓝，长乐公主一年倒有半年住在宫里，柔蓝若是总到无尘庵去看公主，这倒会令人担心公主是否和雍王走得太近了。长孙贵妃也对柔蓝十分疼爱，有时还会把柔蓝留在宫里几天。李贽也很喜欢这个精灵淘气的小丫头，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多嘴多舌了。

听雍王妃说，这一年来，公主气色大好，不仅常常欢笑，在雍帝和长孙贵妃面前也是神色开朗，两人见她这样，反倒觉得不必急于逼她出嫁，让她郁闷不快。如果说还有什么让她不喜的，大概就是韦膺的柔情攻势吧！对于韦膺和公主的婚事，皇上和长孙贵妃都乐见其成，所以长乐公主就不免时常和韦膺“偶遇”了，公主自然是心中不乐。

江哲起身，领着柔蓝向凉亭走来。李贽笑道：“随云，你来了。好了，这一局就这么算了吧！”

江哲看看棋盘上，李贽基本上已经必败无疑了，笑道：“人都说善弈者善战，若是沙场作战，小顺子是必输无疑；可若是下棋，殿下却只能甘拜下风了。”

小顺子已经将柔蓝交给王妃的侍女送回去了。江哲觉得浑身上下有些酸痛，一杯热茶下肚，精神一振，不由舒适地呻吟了一声。

李贽笑道：“昨日秦青申斥了禁军北营统领裴云，说他帷薄不修。”

江哲微微一笑道：“这是李寒幽的主意吧，如今秦青可是唯妻命是从啊！”

这一年来最风光的大概就是秦青和李寒幽了，半年前她已经和秦青完婚了，完婚之后不久，秦青就升任禁军大统领。虽然禁军大统领一直都是个虚职，禁军实际上是由抚远大将军秦彝掌管的，可是秦青乃秦彝长子，比起别人来当然不同。虽然秦彝仍没有将权力下放，但现在秦青还是可以调动部分禁军的。

如今秦青已经是大雍颇负盛名的青年将领了，而靖江公主李寒幽本身已经是公主之尊，又是凤仪门弟子，虽然出嫁让她不再可能是凤仪门内堂弟子，但是她在凤仪门的崇高地位还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一对夫妻，自然是万人瞩目了，更难得的是，他们又是恩爱非常，更让大雍朝野艳羨非常。

李贽冷笑道：“裴云前些日子正式将爱妾迎娶入门，他的正室夫人却得到一纸休书，这也难怪李寒幽大怒，裴夫人薛秋雪乃凤仪门弟子，据说和李寒幽情同姐妹。”

江哲端起茶杯，淡然道：“这也只能怪那个女子愚蠢，裴云摆明了不想娶她。当日裴云上薛家请罪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已经有了外室，并且已经怀孕，如果薛家愿意退婚，情愿付出代价，那薛小姐却执意要嫁入裴家。这也罢了，若这个女子肯守本分，裴云本是善良之人，天长日久，未必不能接受她，可是她的手段过于急进，反而让裴云敬而远之。现在还做出加害妾室和初生婴儿的事情，若非发现及时，这就是两条人命。不是碍着凤仪门，只怕裴云早就一剑杀了她了。不过秦青责备裴云也是有道理的，无论如何，这也确实算得上是帷薄不修。”

李贽说道：“这样一来，凤仪门自然不肯罢休，虽然碍于人伦不能直接插手，可是她们指责裴云不应该冷落结发妻子，已经和少林争吵了好几次。”

江哲笑道：“虽然她们说得不错，少林根本就默许了裴云这种行为，裴云是他们精挑细选的弟子，他们是绝对不愿意裴云和凤仪门有什么关联的。”

李贽点头道：“话虽如此，可是少林毕竟不会和凤仪门翻脸，凤仪门虽然也不能公开找裴云麻烦，但李寒幽还是可以通过秦青来为难裴云，你说该怎么办呢？裴云是你好不容易在禁军扎下的钉子，可不能随便放弃。”

江哲摇头道：“自古良臣择主，如果不是殿下贤明，裴云怎会甘心效命？这次殿下如果出手相助，定可令少林寺真正支持殿下。少林从前虽然有意和殿下合作对付凤仪门，但是碍于皇上和太子，始终只能暗中支持，这次凤仪门太过嚣张，只怕会惹怒了少林，这也正是殿下的机会。”

李贽叹息道：“随云，本王对你佩服万分，一年前你的作为，让朝野的有识之士看清了太子的一些面目，现在他们即使没有决定支持我，也都转为中立。从前很多人都认为太子是储君，又无失德，所以就算觉得本王贤明，也总是若即若离。如今本王虽然遵照你的吩咐没有随便招揽人才，却能感觉到他们更加愿意亲近雍王府，不过一年多，你就让本王扭转了局

势，本王不知该如何感谢才好。”

江哲淡淡道：“这也承蒙殿下肯接纳我的意见，这一年来，殿下没有异动，太子就不能以殿下功高震主的理由攻击殿下。而石彧在幽州奉殿下之命选官，人人却都以为殿下是为了封地着想，如今殿下麾下文武齐备，已经可以开始大展宏图，臣可以保证，今年之内太子就会失去储位。”

李贽疑惑地道：“虽然太子失去了部分人心，毕竟还没有犯过什么大罪，这一年来他也很谨慎，你如何能够确定可以废去他的储位呢？”

江哲神秘地一笑，道：“殿下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太子的势力中安插人手，这一年来，太子因为户部之事失去了人心，又因为杀人灭口的行径失去了属下的信赖，而鲁敬忠和凤仪门也是面和心不和，殿下不是已经成功地打入了太子势力的中坚吗？”

李贽尴尬地一笑，道：“听说太子沉迷女色，好几次包下大雍有名的艳妓金屋藏娇，后来父皇知道了风声，他才收敛了。最近他已经没有做这种风流勾当了，倒是总到后宫陪着父皇皇后，孝顺他们。”

江哲冷冷一笑，道：“那是因为太子殿下已经不满足投怀送抱的姬妾艳妓，他在外面建立秘窟，更喜欢凌虐强行掳来的民间少女。现在，他又有了新欢，是皇上新纳的一个妃子，淳嫔。”

李贽一惊，道：“这怎么可能？这是乱伦的大罪，若是父皇知道，岂不是要重责于他？恐怕废了他的储位也是可能的。”说到这里，李贽顿住了，半晌才道，“以宫闱之事废储君，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后宫不能干涉国本。”

江哲意味深长地道：“太子若是有些本事，皇上或者不会废了他的储位，可是皇上本就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如今对皇上来说，太子更大的作用恐怕是压制殿下你。这件事情败露，就是皇上无心，恐怕也会对太子施以重惩，不管皇上是否有意废除太子的储位，态度总是要表示一下的。这样一来，太子心中自然充满忧虑犹疑，父子相疑，这就是臣要的结果。到时候，恐怕太子猜忌皇上的心思比猜忌殿下还要多些呢！”

李贽道：“纪贵妃等人必然百般相助，恐怕还是没有什么作用。”

江哲淡淡道：“她们若是明哲保身，臣才担心呢，她们做得越多，破